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史铁生 著

钟声

声声

李锐

主编

张潮丛书



李锐 主编

钟声



史铁生 著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钟声/史铁生著. -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
(涨潮丛书/李锐主编)

ISBN 7-5378-2252-2

I. 钟... II. 史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2177 号

钟 声

史铁生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9 字数: 274 千字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 册

*

ISBN 7-5378-2252-2

I·2160 定价: 15.00 元

相信自己

——代总序

李锐

转眼之间，“新时期文学”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仔细想一想，上个世纪初狂飙突进的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。二十世纪一前一后，我们中国人竟然都是一个“新”字来命名，可见我们对于“新”的渴望之迫切。也可见过了近百年，我们的“新”来得真是一进三退、艰难曲折。从打倒皇帝，到“打倒文言妖孽”鼓吹民主与科学，到走进“文革浩劫”，再到“改革开放”所要面对的“全球化”，我们至今到底“新”了没有？还是一个难题。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，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。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、压迫人、摧残人，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。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，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。凭此，我们可以表达，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。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“新”还是“不新”。

最近以来，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，有许多对于“没有大师”的沮丧，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。

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。如果“人类的”这个词，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“代表”；如果“全球化”的进程，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“教化”，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“共同”的大师？在我看来，乔伊斯、卡夫卡、福克纳和鲁迅、沈从文、老舍，都是语言大师，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。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，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。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、艰难曲折的世纪，但是，历史的无理性，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。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，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。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的“教化”。为此，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：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。

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，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，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，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。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，毋庸我再多置一词。阅读他们，就是阅读“新时期”的千变万化、林林总总。所谓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。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”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，你可以分明看到，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，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。日积月累的写作，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。新时期，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。对于文学，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。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，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。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。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。

辛巳年二月初一

西元 2001. 1. 23 于太原

没有生活

(代自序)

□ 史铁生

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，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：“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。文学创作，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。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。”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，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？“没有生活”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？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，可这还用说么？然而很多年过去了，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。到底什么叫“没有生活”？“没有生活”到底是指什么？

也许是，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“有生活”，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“没有生活”？如果是这样，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了两类，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，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？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“没有生活”的一类，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。不是么？总归得有人生活在“没有生活”之中呀？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？

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致与宿命论等同，必得为生活在“没有生活”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路。（生活在“没有生活”中的人想写作，这已经滑稽，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。先顾

不得了。)惟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“有生活”的生活中去。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,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,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,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。但关键是,“有生活”的生活在哪儿?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,必要先判断出“有生活”所在之方位。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,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。真正的麻烦来了: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?由作家吗?显然不合逻辑——在“有生活”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,哪儿来的作家?那么,由非作家?却又缺乏说服力——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,根据什么来判断“有生活”所在之方位呢?而且这时候胡说八道极易盛行,公说在东,婆说在西,小叔子说在南,大姑子说在北,可叫儿媳妇听谁的?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,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“有生活”么?岂不就等于说任何生活都可能是“有生活”也都可能是“没有生活”么?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。光景看来挺绝望。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: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“有生活”和“没有生活”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,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,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“有生活”和“没有生活”的区域。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!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,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不可——此中逻辑毫不艰涩。

也许是我理解错了,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: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,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,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“有生活”。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: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“没有生活”。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,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“有生活”也都可能是“没有生活”,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,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、不是一份特权,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

烦别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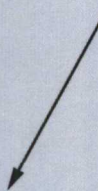
我希望，“有生活”也并不是专指猎奇。

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。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。任何时间和地点，都可能出现好作家。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，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，不能听懂它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。



史铁生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1969年下乡村插队。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，在某街道工厂做临时工七年，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。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著有短篇小说《命若琴弦》、散文《我与地坛》、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等。其作品曾获1982年、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首届鲁迅文学奖。

作者
简介



责任编辑：赵红玉

责任校对：刘卫红

封面设计：吴颖辉

环扉设计：沐雨人

内文设计：边彩华

美术编辑：任丽凤

丛书策划：李建华

项目负责：古卫宏 刘树民

李建华 杨济东

贾晋仁 郭红兵

印装监制：李建华

目 录

没有生活(代自序)	/ 1
法学教授及其夫人	/ 1
午餐半小时	/ 8
没有太阳的角落	/ 13
秋天的怀念	/ 25
兄弟	/ 27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	/ 33
在一个冬天的晚上	/ 49
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	/ 63
命若琴弦	/ 114
原罪·宿命	/ 134
毒药	/ 171
我之舞	/ 190
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	/ 215
小说三篇	/ 242
钟声	/ 266

□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

“之死”在这里是一个专用词，那是法律系解教授和他夫人陈谜的外号，前者为“之死先生”，后者是“之死夫人”。就连他们的独生子也这样叫。两位老人也不免为之尴尬，但所幸的是只有熟人才这样叫，而且叫起来也并无恶意。

解教授身材高而且不瘦，脸上的表情总是很认真，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。他常说，他是研究“法”的，“法”就其维护真理、伸张正义的本质来讲，是最光明正大的事业，从事这一事业的人，本身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欺骗行为。

陈谜个子小而且不胖，一张孩子般小而圆的脸上，布满了皱纹，看上去很善良。她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。她常想，不欺骗人固然很好，但如果总觉着自己被人欺骗了，岂不把别人想得太坏？岂不也等于欺骗人？

曾有过一位朋友，向这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钱，不知是因为遗忘还是有意，竟一直没还。解教授皱皱眉头，说：“这不好，三十元钱我们可以白送，如果他需要。但欺骗……不好。”陈谜立刻像受了什么冤屈似的反驳：“倘若人家有钱，人家就会还，人家不来还，就说明

人家实在是有困难，你怎么能这样想？”解教授欣然同意了妻子的正直，并且由衷地感到惭愧。这以后，两位老人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，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账，那样岂不既有被骗之嫌，又有骗人之嫌么？——这是他们的独生子当笑话向别人讲的。

这样两位老人，何以竟有“之死”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呢？据说那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得来的。

在一个有风的下午，两位老人去参加一个斗争“走资派”的大会。原来的学校党委书记弯着腰在台上站了六个多小时，头上还流着血，血还把白头发染红了。陈谜看着看着，忍不住哭出了眼泪。散会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好心的同志对她说：“要是心里难受，就回家哭，在会场上哭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”陈谜顿时惊得站住，眼睛愣愣地瞪着，嘴里说道：“哎呀哎呀，啧啧啧……”仿佛彻悟了世间的一切。

2 待她总算走回家，把这事告诉了解教授，解教授平生第一次像做了贼似的看着妻子，半晌才说：“这，这可是明目张胆地同情……”两位老人晚饭没吃，觉也不睡，背着独生子，商量该如何澄清一下“事实”。

“你不能说你是想起了别的什么辛酸事么？”

“那不是欺骗吗？再说，那样人家会说你是不认真参加政治……你看我是不是说沙子迷了眼？”

“那也没人信，沙子怎么会一下子迷了两只眼，你不是两只眼睛都流了泪吗？……我看你可以说你有点‘见风流泪’的毛病。”

“对对对！我年轻时还真有过‘见风流泪’的毛病，不过现在好了，不过这也就不算欺骗了。”

“你还得强调一下，你根本不是哭，确实是……”

“对对对……”

半夜，陈谜去敲了临时革委会主任的家门，对主任说她年轻时就留下了“见风流泪”的毛病。本来她还想说，在斗争会上她根本不是哭，但灵机一动想到，那岂不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？就没说。主任莫名其妙了，以为陈谜年轻时留下的大约是“梦游”的毛病，便一直

把她送回了家。

“她为什么一直送我回家?还总是这么紧拉着我?”陈谜对尚未睡下的解教授说。两位老人都心惊肉跳了。

天还没亮。陈谜又到了“造反司令部”门前。一个多小时以后,她对第一个来开门的造反派说,她年轻时留下的“见风流泪”病到今天确实还不见轻。那个造反派戴个黑边眼镜,仔细看了看陈谜因彻夜未眠而发红的眼,认为她定是走错了地方。因为校医院是在“造反司令部”的旁边,他把她指引到校医院的眼科门诊室去了。

“莫非真要让我检查眼睛?”她想着,在眼科门诊室前战战兢兢地徘徊,渐渐地感到半身麻木,头晕目眩,直到摔倒在地为止。

就这样,陈谜得了脑血栓,偏瘫了。看过契诃夫的小说《一个官员之死》的好心人,便给解教授夫妇取下了“之死”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,并且不怀恶意地叫他们。陈谜听了感到尴尬,但却也感到幸运:没有追究她眼科检查的结果。从此以后,她处处谨慎小心,强令自己的感情紧跟形势,再没犯错误。解教授也为此事感到难堪。从那时起,他觉得在他与别人之间,别人与别人之间,甚至自己与自己之间,欺骗出现了。

3

一个不曾欺骗过任何人,一个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,两位老人和谐地度过了几十年,活到了六十岁,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。这真正是个风雷激、云水怒的时代,一切都要变。

解教授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报纸便骂出声来:“狗屁不通!”可到了教研组的读报会上,却一言不发,他岂不是变了?变得欺骗了?有时,解教授的老朋友来家聊天,或是独生子女的同学来家谈事,陈谜——她的半身不遂大有好转了——总是不厌其烦地说:“小点声,小点声,无论说什么都要小点声。”然后,她就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,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。虽然四周什么事也没发生,但她战战兢兢的毛病算是留下了,那或许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陈谜岂不是变了?变得多心了?独生子女也变了,他有什么事都瞒着二老,他害怕二老的诚实。就是两位老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也变了,变得常拌嘴了。解教授说:“民族将亡,我还有什么可活!”陈谜央告:“你就小点

声吧，老糊涂了？”解教授生气地拍桌子：“你才老糊涂呢！”陈谜便在床边愣愣地坐下，叹一口气，觉得世间的一切总不能彻悟。

一切都要变。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，一个巨变降临在解教授家：独生子——他们一向认为还是个孩子的独生子，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抓进了监狱。解教授捶胸顿足地发怒，陈谜抽抽搭搭地啼哭。

解教授拍着桌子喊：“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？”

陈谜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说：“哎呀哎呀，啧啧啧……你就小声点吧！”

解教授气愤地来回踱步：“宪法规定，人民有言论自由！有集会、游行的自由！这样抓人是违法的！”

陈谜坐在角落里：“哎呀哎呀，啧啧啧……可言论自由、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只给人民，不给敌人呀，你不是也这么说嘛。”

4

解教授一愣，马上说：“我们的儿子不是人民吗？”

“可自从他在天安门自由言论了之后、自由集会后，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，还给不给他言论的自由、集会和游行的……也就难说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解教授完全愣住了。

“唉，这孩子真不听话！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，要不自由言论，本来他可以永远言论自由，也就还是人民。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，之后，之后人家就有理了，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？”陈谜巴望丈夫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。

但解教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，呆呆地望着妻子，默默地听着角落里的啜泣声。许久，许久，他一动不动。

陈谜害怕了，叫一声“解……”

“谜，”解教授慢慢地说，“我教了一辈子法律，却一直没发现这个毛病，这毛病，就出在——什么样的人为人民，什么样的人为敌人，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，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，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，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……给瞎子戴一副眼镜，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，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，把能

说的嘴巴缝上……”

“你，住口！”陈谜腾地站起来，惊叫道，“你疯啦？儿子还没出来，你也想进去吗？你老糊涂了！”

解教授严肃地说：“不，我老明白了，你也并不糊涂，你是被法西斯式的镇压吓出毛病来了。”解教授平生第一次用负疚的目光看着妻子，“你被欺骗了，真的，欺骗你的，也有我。”

陈谜不说话了，她想：“再说下去，不知老头子会说出什么来，反正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儿子毕竟是坐了牢，老头子要是再……”她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，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。她那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皱纹，因为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，那人要是听见老头子刚才说的话可怎么办？……

这之后，解教授整天埋头于马列著作、毛主席著作以及其他参考书之中了，他开始重新研究他的“法”。陈谜埋怨他不关心儿子，他说：“这不是儿子一个人的事。”

这之后的若干天内，陈谜都是在战战兢兢和抽抽搭搭中度过的，她白天想儿子，夜里就梦见儿子，眼边的皱纹没有了，代之以一片发亮的红色。

5

有一天她梦见儿子被打断了腿，哭着喊妈妈。第二天，她决心写一封信说明儿子的情况。写什么呢？写儿子只是悼念周总理，并没干别的？不行，这岂不又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？写儿子并没烧汽车，只是在一边看着？也不行，看着为什么不制止？要不，光写儿子不懂事？还是不行，不懂事怎么懂得反王张江姚？……再不，只写儿子身体不好，请别打得那么厉害？更不行，这岂不又成了明目张胆的同情？唉，可怎么写呢？再说，写给谁呢？写给毛主席？不行，怕落在江青手里。写给党中央？也不行，王张江姚正得势哪。写给市委？唉，天安门抓人打人，市委又不是不知道……她忽然眼睛一亮，写给法院！告那群坏蛋！但她的目光马上又黯淡了，目前的法院似乎只管离婚，政治案件只有刚才想过的那几个地方能管，可那又都不行。唉，怎么办呢？陈谜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，望着蓝色的天空，她仿佛听见棍棒打在骨头上的声音，不由说道：“老天爷保佑吧！”待

她说出这句话时,不由浑身一抖,心想:“这样的话我怎么竟在屋子外面说出了口?要是让别人听了去,会说我是宣传迷信的,会说我是在妄图复辟封建……”她急忙翘首四望,不远处又是那个穿红衣服的人。陈谜小而圆的脸上出现了死人般的皱纹。她急忙跑回屋里,跑到解教授跟前,说:“哎呀哎呀,我刚才又说了一句错话,办了一件错事,而且,而且肯定被人听去,报,报告了。”一阵半身麻木头晕目眩,她的脑血管里又有了栓塞。

陈谜病倒了,住在医院里,在她神志最不清醒的时候,她也没呼唤过儿子,因为在她的大脑里铭刻着一个逻辑:真心话绝不可在家门以外的地方说。在她心里最明白的时候,她也总觉得自己是住在眼科病房里,人家要来检查她的“见风流泪”,新账老账要一起算了。无论解教授怎样安慰她,怎样向她解释,她都是将信将疑。

6 一切都在变,到了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秋,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。10月9日晚上,当解教授激动、兴奋地来到医院里,把那个好消息——“四人帮”被逮捕了——小声告诉陈谜的时候,她惊吓得赶紧捂住了丈夫的嘴。只是在值班护士向她证实了这一消息的时候,她才把手从解教授的嘴上拿开,急切地要听下文。

陈谜已经有十几年没扑在丈夫怀里哭了,如今这老夫妻又重温了一次年轻的梦。她尽情地哭着,时而又像孩子那样擦着眼泪微笑。

陈谜抽抽搭搭地说:“哎呀,这回可有办法了,有办法了,儿子出来时我也出院。穿红衣服的……也不怕了。”

解教授紧握着妻子的手,说:“这些日子我在偷偷地写一篇论文,题目是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》。”

陈谜又有些惊慌:“你可先别,先别瞎写什么哪,再看看……等儿子出来,就挺好的了,可别再……”

解教授听了,沉吟了许久,之后,不明不白地说了一句:“谜,我这辈子对不起你,不过我也是刚刚……我们有个好儿子。”

过了几天,陈谜的身体好多了。在一个有风的下午,她出来走走。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句话,吹进了她的耳朵。她顿时惊得站